

我也想被一个人 长久地喜欢

辜好洁
— 著

Gu Yujie
Works



I also want to fall
In love
With you
For a lifetime



我也想被一个人
温柔地守护

我也想被一个人
长久地喜欢

我也想
你就是
那一个人

东京青春物语

海外留学生的爱情故事

在异国他乡
我们拥抱着取暖

看清这个世界的
虚伪和冰冷
心里依旧有一块
柔软的地方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我也想被一个人
长久地喜欢。

辜好洁
— 著



I also want to fall
in love
With you
For a lifetime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也想被一个人长久地喜欢 / 辜好洁著. —北京:
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6. 2
ISBN 978-7-5113-5976-6

I. ①我… II. ①辜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32009号

我也想被一个人长久地喜欢

著 者: 辜好洁
出 版 人: 方 鸣
责任编辑: 月 姝
版式设计: 刘碧微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 印张: 9 字数: 222千字
印 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版 次: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5976-6
定 价: 32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真: (010) 82069000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
录

梦与雪	001
花火	037
归零	049
过云雨	073
纯白	099
褪色	121
花期循环	131
夏沉	151
年华凋朽	179
微尘	199
我们的拼图	225
遗失	241
与你告别悄无声息	261
后记	275



*I also want to fall
in love
With you
For a lifetime*



梦与雪



*I also want to fall
In love
With you
For a lifetime*

我也想被一个人温柔地守护。

我也想被一个人长久地喜欢。

我也想你就是那一个人。



❶ 雪原

时间跌进12月，空气仅剩的热分子迅速被寒流卷走，铅黑色的苍穹下是茫茫雪原。无数的六角花朵从天空中簌簌落下，渐渐将世界原本的色彩覆盖，静悄悄转换成发亮的白。在这样寂静的夜晚，一列灰褐色的电车驶向远方。

电车内人很少，奶白色的灯光打在艾樱紧闭的眼皮上，被暖流充斥的车厢内，进入黑甜乡的女生睡颜沉稳而甜甜。

梦只做到一半，艾樱被剧烈的颠簸惊醒过来。蒙眬中似乎听到“嘭”的一声闷响，紧跟着自己的右脚趾传来剧痛。

什么情况？

艾樱睁开眼时，只看到她脚边骨碌碌滚过一只蓝色保龄球的影子。车厢内的电压不稳，灯光明明灭灭闪了好几下，车身还在晃动。完全混乱到搞不清楚状况，艾樱条件反射般地抓住旁边的一物稳住身体。脚趾传来的剧烈的疼痛感让艾樱额上不停地冒汗，广播里报告的内容也并未听清，手上的力度因为疼痛加重几分，当时的她并未察觉，自己的右手抓着的正是旁人的手臂。只知道痛！女生清秀的脸褶皱成乱糟糟一团。

过了一会儿，电车终于停下来。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”在颠簸中袋子不慎掉落在地

的那位旅客对着面色苍白的艾樱一直鞠躬道歉，被吓得不轻。

没事。艾樱疼得说不出话来，冲他摆了摆手。

“现在是临时停车，等下一站到了我还是带你女朋友去医院检查下吧。”

女朋友？艾樱抬头，顺着那位旅客的目光看过去，停顿在她旁边的男生身上，这才注意到自己的手正紧紧抓着他的胳膊。被误解了。艾樱迅速放开手后脸红起来，又小声说了一句抱歉。

是“又”。

之前上车时迷迷糊糊地还撞到过他一次。

“没事吧？”他也看着艾樱，低沉温和的声音。

嗯？艾樱从他的目光里并未发现几分关切的成分。

“脚。你试试看能不能动，不知是否伤到骨头。”

好像还可以，艾樱脱下鞋后发现只是有些红肿，应该并无大碍，疼痛也已过去大半，于是摇摇头。一再对那位担心过度的旅客解释自己没事，对方才总算离开。实在负责过头，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。

电车重新启动。

“刚刚怎么了？”困意全无，艾樱揉了揉脚慢吞吞穿好袜子，之前因为脚痛，没注意听广播。

“一群山羊闯过运行线，广播里说给大家造成困扰很抱歉。”

“哦。”艾樱点点头，然后又迅速抬起头来，惊愕地看着男生，“山羊？市区里面怎么会出现山羊？”

“市区？这是到横垣的车。”

“等一下。”

艾樱这才抬起头去看电车上方的指示线路，从矢野到横垣，指示灯没有亮，想必出了故障。晚上接到朋友雅子的电话后迷迷糊糊从家里跑出来，竟然坐上方向完全相反的电车也未察觉。

“现在是哪一站？”女生站起身来，脚上又传来一阵剧痛，不过得尽快下车才可以。

“牧野站。再过三站便是横垣。”

“我睡了多久？”

“两个小时左右。”

平安夜的生日party赶不上了。算了，那样热闹的气氛并不适合现在的自己吧，想到这里她竟松了口气。艾樱重新坐回座位，伸出双手在玻璃窗上框出一小片范围，伸长脖子去看。横垣是乡间，车窗外熟悉的都市建筑果然早已不见，一望无际的农田被白雪覆盖，寂寞的电线杆在夜晚依旧突兀，在那些一闪而过的光线里，依稀能看到远一点的地方那些农舍的轮廓，还有远山。

“你也坐错方向了吗？”有人漫不经心地询问。

艾樱回头，和男生的视线撞到一起。清晰分明的轮廓里，下颌到脖颈宛如漫画里勾勒出的动人线条。黑色的头发浓密柔软，少年的脸上没有表情，额前的短发耷拉下来，打出一小片阴影，睫毛很长、目光很冷，身上套着一件黑色外套，里面是深蓝色的V领毛衣，一条深棕色的皮绳露出一截，隐约能看到末端是一条鱼形吊坠，整个人散发出冷冽的气息，看起来有些不良——但漆黑的瞳仁宛若孩童，似乎从未说过谎的澄澈。

大雪在车窗外簌簌落下，一些贴在玻璃上缓慢融化，升起白茫茫的一片雾气，墨色的车窗倒影里，男生的侧脸安静而淡然。车厢内暖黄色灯光的温度似乎更暖一些。

不能更清晰地分辨出“也”字的含义。男生侧脸看过来时，艾樱心里一暖。在男生清淡的目光里，她微笑着点了点头。

② 大笨蛋

横垣的车站空荡荡的，大厅已经关门，门卫室还亮着一盏灯。

艾樱一瘸一拐地走到窗口询问，得到“原本零点还有的最后一趟回城的车因为大雪的缘故停站”的回答，习惯性地摸了摸肩膀，顿时才惊觉过来吓得全身冒出冷汗——包忘在电车上了。

在站台上徘徊时，又看到之前那个男生。他独自站在站台边，这才想起他和自己一样坐错方向，艾樱几乎抱着遇到亲人的激动心情走了过去。

“最后一趟车已经停了。”她说。

“嗯。”

过了好几秒才得到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字，从鼻腔里轻轻发出来，不轻不重地落在艾樱心上，原本饱满得想要诉苦的心情就这样被堵住，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了。两个人就这样静静地站在那里好一会儿。不能达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识，艾樱向他借电话时说实话也并未抱多大期待，不过对方还算爽快地把手机递了过来。

白色的翻盖手机，看起来很新，型号未知。在几乎小学生也换成智能手机的年代，他却还在用这种停产多年的手机，看到待机屏幕竟然还是出厂设置的日历时，艾樱嘴角上扬，露出浅浅的笑意。看起来有些冷淡的不良少年，却原来是长情的人。

雅子的电话打通没人接，大概party还未结束。不抱期待地拨

通了家里的电话，响了好几次，果然没人接。爸爸或者妈妈，谁都没有回家。

在完全陌生的地方，没有手机也掉了包，天还下着大雪……艾樱顿了顿，还是按下了那个熟悉的号码，这次很快被接起来。在悲哀无助的此刻，艾樱突然就感动得想哭。可惜一秒之后，她的感动和希望便再次被击碎了。

“喂。”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女生的声音，周围很吵，大概也在举办party之类的吧。

艾樱咬着唇说不出话。

“喂？”那边又问一遍，然后有风声灌进来，艾樱听到智的声音，“我的电话？”他问。“嗯，陌生号码，那边也没说话……”

“啪！”在智接过手机之前，艾樱慌忙挂断。

大笨蛋。早该料到了啊。

艾樱悻悻地把手机递回主人，大概是她的样子太过落寞，男生终于主动问她：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女生一副心灰意懒的表情，站在这里等一晚或者哭一晚，即使到了白天她也完全没辙，包丢了，她现在连回去的车票都买不起——怎么样都无所谓了。

两个人在站台站了一会儿，雪越下越大，脚上的伤又开始疼得厉害。幸好后来被巡夜的大叔邀去了门卫室，感受到暖气的瞬间，全身被冻僵的细胞才一一复活，男生去要了一杯水递给她，艾樱捧在手里，暖烘烘的白气流吹进眼睛里，忍了好久才勉强没流下眼泪。她一直垂着头，听大叔跟男生闲聊。

“平安夜小情侣都喜欢浪漫，不过可不要跑到这穷乡僻壤的

乡下来啊，哈哈。”大叔很粗犷地笑着，没有恶意的淳朴。男生没否定也没辩解，只是问附近有没有旅店，得到“附近的旅店在重装，另一家距离这里半个小时的路程”的回答。

“走吧。”于是男生说。面对艾樱疑惑的目光，他面无表情地接着说：“我送你去旅店……脚没问题吧？”

“脚是没有问题……可是……”她没有钱。

“那就走。”

只好笨手笨脚地跟上去。

在深夜的乡间行走并不是浪漫的事，即使天空飘着雪。树木很少，山很远，路灯相距很长，雪积了很深，越往前走越艰难。两人保持着两三步的距离，一前一后“咯吱——咯吱——”地踩着雪向前走。深夜里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，还和完全陌生的男生走在一起，实在太奇怪了。

“你为什么坐错方向？”

沉默的黑夜让艾樱害怕，所以想了半天找出话题。她太久没跟人讲话了，语言能力好像有些退化，对方却没有回答，她心上莫名一凛，急忙转身去求证他是否还在，结果不小心踩空，受伤的脚一扭，身体就失去了重心，被男生眼明手快地接住。那一刻距离好近，艾樱闻到他身上的味道，说不出具体是哪一种，像蓝天的感觉？总之很好闻。她悬起来的心又落回去。在对方的帮助下才稳住身体重新站好，先前的问题已经不再重要，她红着脸又道了一次歉。

“第三次。”他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一直在跟我说道歉的话。”

“哈？说起来……好像是啊。”艾樱笑笑。

然后发现男生的视线不在自己身上。

“那是？”男生望着她差点跌倒的旁边发出疑问，靠近一些后接着说，“是蛇蜕啊。”

蛇？女生听到这个字眼后条件反射地跳出几步距离，脚毕竟不方便，不小心跌坐在地，然后才转身惊魂未定地跟着看过去。

被雪覆盖了一大半，只剩下零星草尖的地方，挂着一段二十多厘米长的像薄膜的物体，是白色，却又和雪不一样的白，似乎已经搁置在此很久，略显出浸染了尘埃的灰色。

“蛇蜕只是蛇蜕下的皮膜而已，不用怕。”

“为什么？蜕下之后蛇会死吗？”好奇心被挑起。

“不会。蛇的表皮是一层完整的角质鳞片，蛇生长的时候，角质鳞片不会随着生长，另外蛇长年在地上滑行，表皮的磨损很严重，因此蛇每年春天都要蜕皮，因为这时适于生长。只是蛇的新陈代谢而已，每蜕一次皮，它会长大一些，不蜕皮就表示它有病，会死。”男生第一次说这么多话，他回过头来看着女生，“蛇蜕是蛇生长的固定特性，会消耗体力会疼痛，但蜕完之后，它们将获得新生。和人的成长一样，告别过去，才能迎来新的自我，所以那些不需要的和不被需要的，全部告别就好了。”

艾樱目瞪口呆地望着他，不明白他说这些话的含义。

“还能继续走吗？”看到男生居高临下冲自己伸出手。

阴影里，男生清瘦的身体被包裹在黑色的连帽外套里，白色的雪发出些微光亮，他靠过来拉起自己的手时，艾樱看到他的低垂的眼眸深处一点一点闪耀着光，无比耀眼。

“走吧。”男生说。

那些不需要的和不被需要的，全部告别就好了。艾樱想起那些藏在胸腔里让她难受了无数日夜的存在，压抑和怨恨不可能没有。但这些他看出来了吗？还是说……那些话他只是对自己说而已？

艾樱伸出手去。

男生的手心，是暖的。

之后几乎被男生搀扶着才走到旅店，在前台付了账，上楼前艾樱非常踟蹰——房间只开了一间，虽然对方付钱，但毕竟是第一次见面的男女生。

事实证明她又多虑了。送她到房间后，男生把钥匙递过来，转身就要离开。

“我要走回去。”他望了望外面的天空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在这一刻，艾樱感受到了浓浓的悲伤。

“你没必要为了我……”没必要为了我这样走回去，艾樱红着脸往下说，“钱不够的话一起住一晚……也没关系。”

“我不是好人。”男生说着若有若无地扫了一眼女生的身体，“万一……”

果然还是不良少年的气息更浓一些，艾樱被那一眼吓得后退一步，马上又意识到对方只是故意吓唬自己。

“喂！”

“我是为了走回去才来。”似乎触动某个点，他又恢复到冷漠的表情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放在桌上，“等会儿用热毛巾敷一敷脚，没有伤到骨头，休息一晚应该会好很多。到了明天你自己买车票回去。”

眼看他转身下了楼，艾樱突然反应过来，冲到屋内的窗台边，过了一会儿，男生从旅店出去的身影再次出现在视线里。

“喂！”艾樱趴在窗边叫住他，“我叫艾樱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男生抬头，木质的窗透出暖黄色的光，雪簌簌落下来，被氤氲的光笼罩的女生看起来好小。很像……那个人。

过了一会儿，艾樱几乎怀疑他是不是被冻死了的时候，才听到他的声音：“叶瞬。”

“我该怎么把钱还给你？”

“不用还了。”

他转身继续向前走，雪花落在他黑色的头发和黑色的背影上，然后他消失在茫茫雪原里。明知坐错方向却跟自己一样坐到终点站，帮助她却又像个坏蛋一样吓唬她，有旅店不住却坚持在大半夜走回去。“我是为了走回去才来”，脑海里回想起他说的那句话。总之，是个怪人。

洗完澡出来，用热毛巾敷在脚上，受伤的周围已经完全红肿了，也许是过了度，反倒感觉不到疼了。艾樱抬眼看了看窗外，天空还在继续飘着雪。

那个家伙该不会在中途被冻死吧？忍不住这样闷闷地想。

叶瞬。

瞬。

舌尖微卷，气流从下端往上，再脱口而出的，是他的名字。

即使很久以后，艾樱也一直记得。初次相遇时男生冷冽的气息和漆黑的瞳仁，与目的地相反的电车驶向深夜，茫茫的雪原里氤氲

着光，雪花簌簌落下来，比那更轻的是你的目光。时间的指针一直旋转，冬天过去以后是春天，秋天之后迎来另一个冬天，有雪有风有寒冷，怎么忘得了？

② 梦与蔷薇花

那场雪连续下了一周，中午时稍微晴朗一阵，到了晚上又幽幽地接着落下来。矢野虽然每年冬天都会下雪，但持续这么长时间，天气预报里说几年未遇。

抱着练习册从办公室出来时，艾樱看到整个矢野中学都被白色包裹。树木也好，草坪也好，红色的琉璃瓦也好。只有古钟楼的指针一点一点向前流转。无法阻止的，唯有时间。

经过化学实验室，还是忍不住往里看。容纳几十个人的实验室内，只需几秒，艾樱的目光便停留在最后一排靠窗户的位置。燃烧的酒精灯前，那个弯着腰的背影，她闭上眼也能看清他的脸。可即使是这样的大白天，他也看不见自己。因为和他同一组的女生被刮伤了手指，此刻的他正忙于为她止住伤口的血。明明只是针眼大的伤口罢了，明明只是流出比一滴泪还小的血滴罢了。

你也看看我啊，我的脚受了伤，走路都不方便，为什么你不知道呢？艾樱在心里呐喊，可他听不见。

——为什么你不知道呢？

玻璃窗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水汽，白白的雾模糊了视线。女生的视线里一片含混到失焦的颜色，像常常半夜会有的幽蓝色梦境，无边无际的空洞与孤独。窗户边的学生注意到她，疑惑的目光似乎

在问她找谁，艾樱勉强笑了笑，抱着练习册继续向前走。

12月28日。

艾樱在心里决定和智分手的第48天。

优秀得有些冰冷的智，温柔却让人捉摸不透。和他在一起的时光里，艾樱曾觉得全世界的灯光都聚在自己身上，有成为公主的欢愉，可是男生隔着镜片的目光，游移到抓不到焦点。说着“我喜欢你”却从来不记得她的生日，约会总是她主动，分别时男生会温柔地叮嘱“路上小心”，却因为线路不同从来都是在车站告别。女生的手机上他的号码是快捷键1，男生的通信录里却只有“艾樱”这样冷冰冰的名字。

在做完值日的傍晚，窗台上跳跃着橙色的夕阳，轻柔的窗纱在微风里轻轻摆动，黑板的右下角她和他的名字靠在一起，于是她说“在一起吧”，他点点头。也是在做完值日的傍晚，和他已经不同班的黑板右下角再也不会出现男生的名字，只剩下自己孤单地留在那里，她趴在窗台边看着那个叫和子的女生佯装摔倒去挽住他的手臂，从此没有分开。

之后传闻像冷风不断灌入艾樱的耳朵。智和和子分组总是在一起，智和和子开始一起去食堂，智和和子一起去另一个城市比赛，智和和子一起做的研究课题获了奖，公告栏的红榜上他们的名字紧紧靠在一起。而这些，智从来不解释。渐渐地，艾樱失去了询问的勇气。只是一起去常常约会的甜品店时，望着男生没有感情的侧脸，默默地，在心里一次又一次决定分手。

在一起的两年，回想起来是木栅栏里的蔷薇花园，粉嫩美好到像是一场幻觉。

蔷薇有刺，一边美好，一边被扎得生疼。

细细小小的血珠在艾樱的心上一颗一颗冒了出来。

疼得多了，也就麻木了。

休息几天后，艾樱脚上的伤已恢复大半。先是青黑色，然后渐渐变成深紫、褐黄、浅黄，一层一层淡开，疼痛感早已停止，却依旧以此为由赖在家里不去学校。即使守上空荡荡的家里很寂寞，明知谁都不会回来，还是哪里都不想去。

最后是被雅子轰出门来，天然又神经大条的朋友没有规划，只是陪在自己身边，但仅此已让艾樱心里生出满满的暖意。两个女生在寒冬里跑去吃冰激凌，掏出钱包付账时看到夹层里放着的十元零五毛钱，女生心里动了动，那是上次瞬给自己的车票钱剩下的，一直没花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原因，说起来，如果不是脚趾的瘀青和这些零钱，她大概以为那次相遇也只是自己的一场梦而已。

毕竟奇妙的遭遇和邂逅什么的，艾樱从未想过。

她只是留不住男朋友的傻瓜女生以及找不回父母的寂寞小孩。

“你爸妈还没有回家？”在和智常去的那家叫作“Matsu”的甜品店里，雅子一边翻菜单一边问。

“嗯。”

“也难怪这次闹很大，你爸爸在外面的事确实过分。上次我们在大街上也看到了，那个女人年纪看起来居然和我们差不多大，真够过分的！”雅子冒冒失失地气愤着，注意到自己可能说过火了，才转移了话题，“小樱，你想好了吗？离婚的话，是跟爸爸还是妈妈？”

“谁都不跟。”反正现在也是一个人生活，已经习惯了吧，她